

# 汪偽組織黑吃黑(一)

李景武

## ——我的家庭教師汪精衛之二

### 屬下蒙蔽不知物價

王揖唐本沒有繼任王克敏的野心，他同「王克敏」有翁婿之情，「王克敏」的妾「筱阿鳳」乃「王揖唐」之妾顧氏的養女，王揖唐之妾乃鴉鳥出身，想不到她的養女會歸了「王克敏」，因此便成翁婿。華北方面想繼「王克敏」的是治安督辦「齊燮元」。因齊是河北寧河人，他力倡華北人之華北，遂遭汪忌。才由汪的學生李某保荐「王揖唐」繼王克敏而為「委員長」，因為「王揖唐」是安徽人他不會倡華北人之華北的論調，就飛來了這個便宜。

王揖唐本以「考試院院長」兼華北「委員長」。汪意欲以「考試院院長」位置「胡漢民」的人「某君」，乃授意「王揖唐」辭去「考試院院長」職，「王揖唐」專任華北政委會委員長，他幹了三年多無一是處，當初保荐他的李某也灰心，日方也不滿意他那拖沓的作風，也想把他去掉。李向汪報告「王揖唐」做官不做事的作風，遂免了他的職，以華北法部督辦「朱深」繼任，朱

到任未及一月就得黃胆病一命嗚呼。日人再保「王克敏」出任委員長，此番他再度登台勇氣全消，不敢不聽汪的命令，可是時間的花已開至荼靡，短短的一年又讓與「王蔭泰」。未幾同汪偽政權共一命運，壽終正寢。

「陳璧君」之親弟「陳耀祖」因「陳璧君」視廣東為她的湯沐邑，不容外人染指，遂任她的親弟做廣東省長。不幸被刺，繼任的人非陳系莫屬，不得已才派她的丫姑爺「褚民誼」去接替。她嘗對人說汪先生革命花了她陳家何止百萬，她對汪是「政治投資」，彷彿天造地設是應該陳氏有關係的人才可以做廣東省長。政治投資這一專門名詞，乃「陳璧君」發明，他人不許採用的。

廣東廣州市長一度是「林柏生」的死黨「周化人」，也不安於位才換了「汪宗準」，是汪先生的姪兒，一直到勝利廣東都是陳系把持不放手的。

許多歷史書上一致說，世界各國在中國的租界，在勝利時都交還中國政府接收，這是不完全確實的。各省多有列強的租界，但是收回各有不同的時間，如俄租界是俄國十月革命放棄而收回

的。奧、義、德，這三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三國戰敗而收回的，惟有英法兩租界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白種人在東方沒有勢力，由日本侵略中國時從白種人手中奪回而交還汪偽政權，勝利後乃接收汪偽政權而不是直接從白種人手中交回中國的。汪偽政權派「褚民誼」為赴北平迎中山先生留存北平協和醫院的遺物若干件，分若干玻璃瓶裝的當年開刀的遺物，迎上由南京開赴北平的專車，轉運南下恭送到中山靈安放。這一次除迎襯外另一使命是接收英租界，是由「褚民誼」及隨行人員一同從日本手上接過來。惟有天津日本租界才是勝利後由政府接收的。

汪在南京雖然送客至大門口，但是他並不知道市上物價，那我們讀史書如何能罵古代昏君不知物價，不了解民間疾苦。汪先生曾印有雙照樓詩集，一函兩本，裝璜精美，封面乃山東綢製，內部仿宋版，天地頭特別長，以最上品的玉版印成，是「陳羣」印來報効的，汪對人說，人鶴代印的詩集一函才八十元，其實八十元用南京的儲備券恐怕一頁都買不到，他受了「陳人鶴」的騙而

不知方以為便宜，無怪乎皇帝吃的雞蛋是人參燉的，索價五兩銀子一個呢。皇帝以為是真的，因此他吩咐內侍說以後我不吃雞蛋了。

汪偽政權定了制度，官吏都要穿禮服，他定下戰時簡單禮服一種，用黑色呢子製成，腰中有帶，口袋四枚，左袋上別一長方板形上繡金線，委任官一條，荐任官兩條，簡任三條，特任四條，選任五條，主席七條，其中並無特殊飾物。這種小禮服，當時物價索價三千元，而汪先生向人表示他那套小禮服才五百元。有人不知高低，他指自己身上那套小禮服說，材料不及主席，但是三千元買來的，汪大怒，叫「林柏生」來罵了一頓，也就算了。

那時候正行時一種所謂玻璃褲帶，外面市價已漲至千元一條，手下人騙他二百元一條，他一樣信以為真。「民主國」的「首領」不知物價，

如何能了解民間疾苦呢。不知道美國總統是不是也不知物價。

### 汪周之爭與李士羣

「李士羣」誰都知道是「汪精衛」的暗藏力量，汪先生「還都」南京沒有一兵一卒，全靠特工支持，「李士羣」是特工領導人，如何能不蒙汪青眼呢。李並非一來就屬汪系人物，他是「丁默村」的二手，均是「周佛海」由後方帶來的。當「還都」未成時，在虹口日方轄區內六三花園開的中日人事商榷會議，在坐中日雙方要人均全，日方由「清水董三」擔任譯員。開會重點在還都後的警務人事的安排。「周佛海」擬以「丁默村」出長警政部以「李士羣」副之。李不願在「丁默村」手下任次長，且欲得部長甘心，但周以李資歷稍欠，期以為不可。後來幾乎鬧僵，由周調停，周兼警政部長，李副之，李乃就範。周另為丁特設社會部，由丁任部長，算是解決了爭端。「還都」後由宣傳部長「胡蘭成」拉攏，「李士羣」乃直接投汪，不但不理「丁默村」連「周佛海」也擺在一邊。從此周、李失和，周每欲去李而後快，但特工大權在李手中，七十六號也成為李之總機關，李手下大將乃北平警高畢業的「石林森」。李之事務無論大小，皆歸「石林森」主持，李任石為警政部警政司長，而南京城內城外各局局長均由石接引，一律警高同學，造成南京的警高勢力。其後「陳公博」長上海市，第一任行政處處長就是「石林森」。上海市當年的

美法租界白人因歐戰均已退出東亞，無形中已收同整個租界，各局局長如老關局局長是警高畢業的「賀德惠」，黃浦局局長是「賀鐵肩」，西區局局長是「孫慶生」。所收回的各租界警局成為警高清一色，「陳市長」高拱無為而治。此一勢力遂告完成。汪之特工力量，由內而外，內有「李士羣」之警政部，外有上海的各局及「石林森」之行政處處長，警方勢力已分佈完整。「周佛海」已把「李士羣」無可奈何了。「陳公博」只知玩女人，其他一概不聞不問。陳在滬上小公館甚多，均由二賀一孫為之處理，陳乃無為而治。

李士羣轉任江蘇「省長」，兼全國清鄉督辦署秘書長、「中央常務委員」及上海七十六號首領。這是「李士羣」如日中天的時代。「周佛海」又豈能甘心，他不得降低身份勾結宣傳部「林柏生」共同對付「李士羣」。全國清鄉督辦是汪先生自兼以「李士羣」負責一切，也就等於李做清鄉督辦。似此情形，周林二人如何看得下去，他們才另想出良策來對付「李士羣」。乃招收正式軍隊，使汪政權建築在軍而不在警。於是乃招來：「郝鵬舉」、「李長江」、「吳化文」，幾支偽軍。李也知道他的勢力會慢慢落在軍隊上，雖然他有江蘇地盤，「周佛海」等却沒有地盤可資利用，也沒有像上海市的經濟資源。

果然周林認為有了郝、李、吳，三部軍隊的力量，但不如李之有地盤，心生一計，擬將江蘇分而為二，另成立所謂「淮海省」，將江北地區與江南分離，成立「淮海省」就等於搶了江蘇省的一半。長江以北本屬貧窮地區，當年時勢變遷



有民國三大美男子之一之稱的汪精衛早年留影。

，「徐州」地區成爲東方「烏克蘭」乃產米糧之所，正好以餵養三軍，如此不是既有錢又有地嗎。

周雖如此設想，但他要攏絡「林柏生」，利用公館派勢力來對付「李士羣」，就不得不讓林一步。林乃向汪力保荐新投汪的「郝鵬舉」。「李士羣」聞訊，豈肯甘心，一省分爲南北，他的江蘇省長豈不是只剩江南一隅。他同部下商量如何打消周林淮海成省的計劃，「石林森」建議這事關係重大，要請智多星李××設法打消「淮海省」的建議。

李××乃當年石等在警高時代的老師，後來警高南遷就是李××的主意。石專機飛平爲李××敘述此事經過，李云海海設省勢在必行，最好由「李士羣」亦保荐一人來抵制周林所保的「郝鵬舉」。石以爲「李士羣」實無可保荐之人，警政部長「夏仲明」資歷尚淺，不足當此重任。李××說你呢，石稱他也一樣沒法與周林所保的人爭鋒，因爲「郝鵬舉」據說還有兵隊帶來投降呢。如郝不成，還有「李長江」，「吳化文」此二人更是帶兵投靠的。不過「郝鵬舉」是走的「林柏生」路線，吳李走的是「周佛海」路線。因爲周拉攏公館派，才任由林保荐「郝鵬舉」。現在只有李××肯於出山，方足以抵制「郝鵬舉」。李××其有意乎。李××答復「石林森」的要求是不欲與周林爭此半省地盤，他志在俟機謀取華北五省三市的。石不得要領，再三求李××南下與李省長面商對策。李××不得已乃於翌日偕石飛滬。

### 殺李士羣詳細經過

二李相商李××主張刺殺「周佛海」，「林柏生」就不敢保荐他袋中人。「李士羣」無此魄力，不敢納李××建議。却力主李××先取此半省地盤，幾個月後再交「石林森」或「夏仲明」接替。李××不得已，才答應做過渡的淮海省長。於是「李士羣」面懇汪先生答應他的要求，汪與李××雖是多年師生，但是敵不過公館派夫人系統的「林柏生」。不過汪答應，星期四的「中常會」提出。「李士羣」滿以爲如願以償，那知星期四「中常會」並未提出，乃延遲至下星期一提出。「李士羣」只好靜候消息。那知星期三那天汪因事飛廣州，經台灣因颱風在台降落，第二日才繼續飛穗，約五日飛返南京，停留一日，馬不停蹄的又飛徐州，再飛山西，故意把「淮海省」的事無形擱置下來。

汪由粵飛抵南京機場，僑府要人齊集機場恭迎主席，汪下機後，只與「溫宗堯」、「陳公博」、「周佛海」，三人握手外，竟直奔「李士羣」太太站的地方向李太太握手。對許多僑府要人竟視若無睹。似此情形，已知汪對「李士羣」之重視，予以特別敷衍，但是明眼人一看，了然汪對李已是客氣而不親，殺機乃伏於此。李××觀察深刻，乃致「士羣」一函，匆匆北返不再參與此事。但是臨去一函內有警句云：吾弟「有婦人之仁，其不爲三齊王之續者幾希矣。」其後「李士羣」終被受「周佛海」唆使的「熊劍東」毒死，汪雖非命置「李士羣」於死，但周林等已仰

體憲意而毒死「李士羣」。

「李士羣」在上海控制一間修械所，而「熊劍東」却無，每思取而有之不得其間。乃自立一地較小型的修械所，與「士羣」的相比，仍相形見绌。李之修械所不久且得日方援助擴大爲小型兵工廠，可以造輕武器。熊乃言於「周佛海」云：李既有兵工廠，修械廠可以讓出與他原有的合併。周雖爲李言，李不願熊得勢未允所請，二人更因此結怨。李因「淮海省」事已與周不和，周又在汪前進讒，汪亦以李功高恐不可制。遂聽周林之言藉分李之勢。江蘇省遂一分爲二，此正是分李權力之起點。汪之武力本建築在特工上，今有郝李吳三個軍力，汪偽政權開始具備軍隊真武力，已不把李之特工看在眼內，竟聽周林之言而使李難堪。此即李致死之因。嗣又因清鄉督辦署聲譽欠佳，這筆帳又掛在「李士羣」頭上，間接使人授意李辭清鄉督辦署祕書長一職。當時地方對清鄉二字演譯成清箱。李未肯辭，周林又說李有反投重慶之意，故在汪默許下，「周佛海」乃下毒手，藥死「李士羣」。

當周邀李赴宴之日，李妻似已有所警覺，勸李莫往，李自負以爲周熊不敢公然對他動武。李妻臨行囑其夫飲食小心。李既赴宴，三方面相見甚歡，李乃不虞有他。入席乃是西餐，是由大盤撥至小盤的，不可能置毒其中，乃放心取用。酒更是由李選擇的酒類，當面開瓶。李平日喜飲三星白蘭地，今日他不要三星白蘭地而要遮厘白蘭地，酒也是當面傾入杯中的。「熊劍東」表示與客人同好，也要了遮厘白蘭地。似此情形，李更

不疑有他，竟放心暢飲，餐後用咖啡，李也精細居然不用，只索蘇打水而已。當時同桌與周熊有關的人都注意在咖啡上，李獨不飲咖啡，不知是否已有查覺。眾人懷着鬼胎，表情上似有不安之狀。李乃辭別主人返宅。



汪精衛（右）早年的照片

李返宅後，飲了一杯龍井茶，片刻似覺腹痛，其妻馬上電話叫李常用的醫生，而電話竟不通。連幾次電話皆然，另請醫院的醫生，電話亦無人接，原來電話已被割斷，往鄰居借電話，幾處皆不通，滬西一帶電話均已損壞，李妻方知中了周熊之計，乃迅即乘汽車回蘇州省長官邸，此時醫生中日雙方均雲集李之左右，而李此時似人體已縮小許多，羣醫束手。將李所吐食物檢查結果，證明中了烈性毒品，但查不出是何種毒物。乃延蘇州化學專家「某」化驗食物，乃證明為最烈性毒藥Dantula（顛都拿）此藥半西西三分鐘即可斃命。李服之Dantula不過是百分之一二西西。否則不等到回家已一命嗚呼。

「李士羣」死後「周佛海」還假裝不知，還同醫生研究呢。周說許多人同桌吃喝，他人何以未中毒，真是怪事云云。「李士羣」保省計劃全部失敗，李不被毒死也要氣死。從此江蘇省便註定分而為二，留待改為「淮海省」。後來「林柏生」也支持「周佛海」提出「李長江」、「吳化文」駐紮泰縣，完成周林的地盤分贖。

### 陳春圃包庇大貪污

「李士羣」要挾汪也不能保全江蘇省的完整，死機已現，「林柏生」行事代表汪夫人，夫人可以左右丈夫。「李士羣」之死，行動是「熊劍東」，主謀是「周佛海」，參謀是「羅君強」，默許却是「汪精衛」。照史書的寫法可以說「汪精衛」殺「李士羣」。雖然殺人者人恆殺之，其天道乎？「羅君強」後來亦分得安徽省長，我的

學生「賀德惠」曾任安徽省會警察廳廳長，羅依之如左右手。羅雖自己以為是智多星，他却不知「賀德惠」是我派去臥底的。他一舉一動，賀均有報告，故周羅之事我知之較詳。

毒物 Dantula 其性質與我國古代「牽機」之藥性質相同，不過前者屬礦物，後者屬植物。南唐「李後主」被宋太宗毒死的，就是「牽機」之藥。德國的「戈林」審訊時一言不答，咬碎口內小玻璃管，三分鐘就暴斃，那就是服的半西西的 Dantula。有的記載說「李士羣」餐後被人強灌咖啡致死，那是不足信的。周熊等不敢用強硬手段弄死對方，恐怕李的死黨報復，觀乎李死後江蘇省長一席，他們都不敢保荐接替之人，才調與他們範圍以外的內政部長「陳羣」去接李的遺缺。「羅君強」何嘗不想江蘇地盤，他怕刺激李黨，也不敢染指。事後偽政府根據「周佛海」報告乃掩飾之詞來記錄這件謀殺案，是不足以為信史的。我根據我的學生在各機關臥底的人報告才比較可信。當時周林羅在台上，滬上各報發表的都是那三個人造出來的。

「后大樺」、「胡晉」二人分任糧食局正副局長。后出身特工，胡却是文人，他倆卻屬連襟。后乃粗線條人物，筆下也不行，糧食局就歸「胡晉」一手包辦，不想「胡晉」竟喪命在副局長任內，可謂因福得禍。「胡晉」做官有他的一套。他以考試院秘書身份在偽政權中毫無憑藉，僅由王揖唐荐給行政院秘書長陳春圃兼「行政院」秘書而已。他居然能在汪系政治小圈子裏謀到一個圈內人也很難得到的肥缺。「后大樺」是「周

佛海「林柏生」共同支持的，「胡晉」是「陳春圃」單獨支持的。胡的筆下來得，等因奉此也很熟習，人也個儼，頗為陳所賞識。匆匆半載，胡謀進一步與陳發生金錢關係。一日以「句容」金沙公司一萬元股票獻上，推陳任董事長，以便號召，在日治下官吏兼公司董事長是合法的。陳初不肯受，胡解釋股票並不真值乙萬元，不過藉此以為當選董事長之媒介耳。陳礙於情面勉強收下，並親為書寫「句容」金沙公司匾額。六個月後，該公司果然賺了錢，一萬元分到兩任元紅利，陳以有利可圖，也加入一萬元。一年後一本一利分得貳萬元，胡送還陳的萬元真本。說紅股已是貳萬元，祕書長股本收回吧。胡假事真做，陳是老實人，那裏懂得「胡晉」的把戲，因此陳對胡更加信任。

「胡晉」等候的機會來了，「行政院」通過成立全國糧食總局。周林保荐「后大椿」為局長，陳保荐「胡晉」任副局長。從此后胡二人狼狽為奸，假公濟私，大做糧食生意，不到五個月各發了過千萬的橫財。（那時經濟穩定，正金銀行銀紙幣與儲備票是一對二）許多圈內人看着眼紅，就向陳祕書長打小報告。那些人心目中以為「胡晉」不是廣東人，更非公館派，也沒有夫人的與援，才敢告他一狀，那知陳胡二人有此一段淵源，告狀那會有效。

胡見告他的人失敗，利令智昏，胆子更壯，擴大運糧，運糧延期發放，後來連日方補充的本土產糧也一樣延期交納。遂致市上糧價猛漲，民食欠缺，社會輿論大譁，日方也提出非難，糧商

告到「行政院」，同時告到軍方面及大使館，大使行文汪精衛，事情鬧大了，汪不得已，才批將「后」「胡」槍決以平民憤。此二人之死，皆由於自作孽，本來事情起因很小。后胡二人錢太多，終日花天酒地，迷失本性，糧食局例行公文，不大理會。科員將公文辦妥，往局長桌上一擺幾天，正副局長又不是每日上班。就這樣把一切耽誤了。「后」「胡」二人雖然發了橫財，却無福享受。其實當初那有什麼金沙公司，「句容」那裏有金礦，「陳春圃」真蠢得可愛。

寫「陳春圃」聯想到「行政院」祕書長的體制問題，本來「五院祕書長」官階是一致的，屬簡任一級，而偽府「行政院祕書長」却是特任級。「陳春圃」做「行政院祕書長」，便改特任。竟重一院而輕四院，未免不合體制。一度又欲納

「考試院」中「銓敘部」於「行政院」範圍，卒因各方反對才作罷，由此可見汪政權中的制度無常，竟因人而更變體制。

### 王克敏 杯葛汪精衛

當汪偽政權將成立時，準備「還都」組府。有關財政一門是特別重視的，但在左右並無財政人才。偽府財政是要開源的。斯時偽華北臨時政府王克敏手下，却有一位財政專家汪時璟，曾充任東北三省中國銀行總裁，當東北中國銀行尚未歸偽滿州國時，他已覺得環境會突然發生巨變，中國銀行可能為新勢力接收。他事先將關外存儲的過半數金銀外匯調入關內。及偽滿政府成立，東北金融大亂，成為紙的世界。要以日方軍用票

來維持偽滿州國的財政。汪時璟忠於職守，破壞了偽滿的金融。這可真是他對中國銀行的忠誠，但是對他個人來說是有害無利的。

日方並不責怪汪時璟對東三省中國銀行調度之非，因為那時候東三省中國銀行仍受命於北京總管理處，他沒有為偽滿保持金融活潑的責任。因此日方向王克敏推荐汪時璟為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總裁兼臨時政府財政總長。汪在財長任內信任總務局局長李桓，採納他的建議，收回自前清百年來外國人在中國境內的紙幣發行權。國內商業銀行一樣停止紙幣的發行，在華北五省三市各銀行均規定向聯合準備銀行領用聯銀行所發行的聯幣，這才統一了華北金融。從此操在外人手中的金融，竟以一紙命令就廢止了。這不能不說是汪時璟的鐵腕吧。

勝利來臨，華南的儲備銀行發行的儲備券僅以二百對一兌換法幣，華北聯幣不過以五對一兌換法幣，人民損失的比較，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

在南京偽府未成立前，汪精衛由他的學生李桓之介，擬用華北臨時政府的財政總長為南京偽府的財政部長。且已得汪時璟及王克敏的同意，當由李赴南京轉赴上海向汪精衛陳述，一旦偽府成立汪時璟即離平南來，汪先生滿心歡欣，認為得人。李桓已將華北五省三市的預決算全案交由陳伯蕃攜之南來面呈汪先生，他才了然華北財政比之南方有計劃、有辦法，而且還是自主並不似維新偽府之受制於日方。南方所謂財政專家眼光如豆，只懂得江南財富甲全國而不知華北財政甲江南，而且聯銀日方副總裁聽命於汪時璟，日方

並不干涉聯銀的財政計劃，華北的財政部並沒有一個日本顧問，一切行政收入支出均由財部自己處理，此為華北各部所無的事實，汪以為採用華北財政的處理方法，偽府成立、南北統一，他可不再仰承日方鼻息。

王克敏其始也擁汪，繼而疏汪，再而排汪。其後因汪政權一再延期未克成立，乃阻止汪時璟屆時南下，汪正式「還都」王克敏代汪時璟申稱華北財務煩冗未克南行表示歉意。李桓向汪先生重申汪時璟因王阻止弗克如願加入新政府，因此汪先生才向李說，汪時璟失信不參加，我不怪他，佛海正求之不得呢。其後偽府財政大權才落入外行的周佛海手中，致令後來南京儲備銀行發行的儲備券價值竟一落千丈，終於勝利後我政府以二百對一收購儲備券，周佛海真害苦了江南的老百姓。

汪精衛本定十月十日還都組府，因與日方交涉困難，一再拖延，改於翌年元旦也流產了。最後定妥三月二十九日才達成心願，「還都」後第一道命令是「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着即免職，以「考試院院長」王揖唐調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汪時璟改任華北財務督辦。華北發行的聯銀與日金平價使用，南京發行的儲備券日見下跌，南方一帶競收聯銀而拒儲備，從此南方財政除儲備券外還有梁鴻志的復興銀行市面上却看不見復興的票子，其勢已微只收回不再發行。

### 留守營水淹的代表

汪先生要「還都」組府必要找尋「法律根據」，乃召集全國各省市代表赴滬開會，他派了兩

個人到北平活動。要選舉華北、東北、西北、蒙藏等地「代表」來滬籌開「全國代表大會」，以便產生「中央委員」。預備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陳周二人到達北平住入六國飯店一籌莫展，有如盲人騎瞎馬一般，他二人在北方只識一個焦瑩，連焦的住址也摸不清，這兩個異鄉人遂為日方注意，害得他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幸而陳允文的親家李桓接到他的信才到飯店接出來，借住銀行公會俱樂部，好進行他二人所負使命的工作。這俱樂部地處北城參謀部後身酒醋局，地方寬大四面無鄰人騷擾，開會時來上數十人，外間也沒人知道。陳允文，周化文就在這裏住下。第三天才找到師大秘書主任焦瑩，李也叫他的警高畢業已在北平就職署長警官的學生開始奔走聯絡。

不到二十天各省代表均齊集了，即乘北寧路包車赴津直馳山海關站。另換乘關外偽滿洲國的遼山鐵路火車前往大連改乘日輪直放上海。

前文所謂選齊各省「代表」，日期不到一個月竟能選齊許多邊區省份的「代表」，不是奇蹟嗎？以新疆、青海、甘肅而論莫說選舉，連走路的时间都差得遠，在沒有飛機的地區，騎馬或駱駝，也要走半年。各省代表都是指派的，要問他甘肅、青海在那裏連他們也不知道。此次選得「代表」計四十八名，浩浩蕩蕩的南下與會。

南方長江一帶及兩廣、福建、四川、雲南、貴州各省代表仍不足法定人數，汪先生正在焦急，華北的「代表」來了四十八人已超過「法定人數」，汪先生乃宣佈開會。

算是依法選出中委、監委、通過「還都」議

案，選出「國民政府主席」。由「主席」兼「行政院長」，提出閣員，一致通過。宣告擇期還都組府。一幕所謂「合法政府」戲劇性解決了。

汪公館開「六大大會」「一中全會」明定元月元旦即行還都。汪公館是借陳調元私人住宅充任，此宅整個屋頂均罩在鐵絲網內，汪先生感慨的說，我同禽獸一樣被關在鐵籠裏面。

各省代表紛紛言旋，所謂東北、西北等地代表本從北平選來，就仍以北平為歸宿地。汪先生各送餞程兩仟元，領導者當然加厚致送，此種款項都是日方直接交給汪先生並未經周佛海之手，並且許多要人的出席費及餞程還是由汪先生親手交付的。

代表一行由北平乘北寧專車經天津東站直馳北寧路終點站山海關。（關外已由偽滿接收稱為遼山鐵路）不料行至中途站留守營，適逢山洪暴發，黃水滾滾由東而西，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列車中及站上員工也沒有主意欲電津局請示行止，電線已被沖毀，乃陷進退兩難中。幸車中率領代表們南下的李先生，他兼任北寧鐵路委員，乃作主下令速向西撤退。當車離留守營二道揚旗，洪水亦追跡而至，幸而車行速度快於洪水，加速西進，凡經三站地勢漸高，「代表」們方脫水危。西上電報已通，總局電令列車馳津候命。列車抵天津總站除一部留車中照應行李外，「代表」們乃乘平津快車回平，靜候行止。

第二日洪水已退，路基幸未損及，東行車輛，照常通行。這才通知滯留北平「代表」繼續行程，準備出關。翌日車抵山海關站，（此站乃關內段

終點站)更換偽滿洲國關外段列車,方許通行。出關即屬偽滿國境,經檢查後始開車逕行直馳大連,一路無阻翌晨安抵大連市,寓大和旅館,留二日暢遊大連市,日本氣味濃厚,不擬流連,乃買舟海上行,舟行三日夜安抵上海,新的組織專人迎迓,團體進入百渡橋新亞大飯店,每人一室,浴室設備現代化、代表等表示滿意。(按此飯店在維新偽府未入南京前,該偽府即設在此。當時人稱飯店政府,現用以招待各省代表。)上海飯店中除南京路國際大飯店外,新亞就列第二名了。招待者面懇代表們暫時不可出門以策安全。

北來代表們共推李代表晉謁汪先生於愚園路陳調元宅。報告南來經過,汪表示感謝。本來不足法定人數的大會幾乎改成臨時代表大會,此番人數已超過法定,遂正名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後選出中委、監委,由代表選出「主席」,定期還都組府,此一問題前文已敘述清楚茲不贅。

### 搶購洋貨囤積棉紗

此一行程平時十五分鐘可達,現已戰時狀態,算來真是沿途荆棘。由虹口至愚園路必經南京路,其中橫街小巷特多中途遇紅燈,車輛須停駛,此時最易出岔子,曾有人在此情況中遇刺。乃令司機繞愛多亞路西行,比較安全,大會場設在滬西極思非爾路七十六號,乃後來偽組織的特工總部。中午用膳也在那裏,七十六號地點寬闊,設席百棹仍有餘地。傭人上菜成了問題,由飯堂至廚房有一段頗長的走廊,戒備不易周全,辦事人

員為防途中菜飯被人置毒,代表們便一網打盡。乃三步一崗,五步一稽查,端菜的對手不得離開碗碟,嘴上戴有口罩,使嘴不能隨便開合,這總算防範周密了吧。菜上掉後,先不許客人動箸。侍者以銀叉四把分四方置碟或碗中,經三分鐘,查看銀叉已否變成黑色。若未變方請動箸,席上不設醋碟,醋屬酸性,銀叉亦可使之變黑色。如此作為,客人已乏胃口,雖珍饈當前亦味同嚼蠟。飯畢,繼續入會場,大會完後直赴汪宅開六次大會的「一中全會」。會畢休息三日,可以自由行

動,胆小的仍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實是疑心生暗鬼,那個來刺你,胆大的暢遊瀟瀟,大家得來旅資及出席費,大量購買西洋物品。適逢德國對英國宣戰,人人爭購英國開關夏的毛織品,一日之間搶購一空。一套三件頭的前特司衣料才八十元,當時就算價高的了。以現在經濟情形來比較,這一套衣料怕不要兩萬五仟台幣才怪。不過這宣戰名詞,恐怕已是世界上最後一次使用,科學發達的世界,空防佔先,宣戰二字已成爲字典上才有的了。(未完)

## 編輯報告

編者

△民國二十四年春至二十六年秋,宋希尚教授擔任南京市工務局局長,正值首都南京大興建設時期,有不少珍貴的史料,感人的故事,精采的軼事珍聞,經由宋教授為撰長文交由本誌發表,為可讀性極強的一篇好文章。

△名教授謝康博士以其多年研究所得,撰寫「李香君與桃花扇」一文,是中國傳奇人物中之最富傳奇性者,謝教授廣徵博引,讀來引人入勝。

△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先生,又有佳作交由本誌發表,是為「永懷傅秉常先生」,外交家兼法學權威傅秉常博士的言行風範,在鄭先生的描述下,寫來栩栩如生。

△立法委員名政論家鄧公玄教授的大作「

追懷孫哲生先生幾件事」,情文並茂,值得細讀。

△名記者陳熙乾先生,為悼念老友方頤積博士之逝,特撰「公共衛生元老方頤積博士」一文,交由本誌發表。方頤積博士為公共衛生學權威,曾任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署署長多年,由於方博士的努力從公,為人羣造福,促使公共衛生在亞洲澳紐等地飛速發展,即如台灣沒有虐疾,便是方博士大力協助推動公共衛生所獲的成果之一。

△本期編校完竣,正在付印時,又收到周雍能先生,陳頤教授,宋晞教授,方根壽教授,汪公紀先生等大作多篇,將於下期十月號刊出,敬請讀者注意。